

马华文学作品集

方修编

8. 戏剧（战后）

1945—1956

《马华文学作品选》

出版前言

(一)《马华文学作品选》是一套小型的丛书，全套八册，战前（一九一九——四二）及战后（一九四五——五六）各四册——小说、戏剧、诗歌、散文。所选的作品，大都是拙著《马华新文学简史》及《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里面分别提到的，目的在方便这两本小书的读者检阅有关的原始作品。所以这几册小型的选本也可以说是上述的《简史》和《初稿》二书的附编，没有任何创意，也少有新的资料，完全是为了一般读者、特别是青少年学生的需要或实用而编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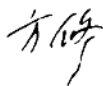
(二)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初期，为了配合“马华新文学史”的教课，我曾先后编了两套大型的马华文学作品的选本，由新加坡世界书局出版。一套是《马华新文学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二），共十册。另一套是《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共四册。后者原定也是十册的，但因书局改组、主持易人、我个人也不再搞教学工作，终于没有全部编完。要说作为《马华新文学简史》及《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二书的补助读物，这两套大型的选本可能是更理想的。但这两套书本来印数不多，书价一度不太廉宜，不是大多数青少年读者所负担得起的；而且最近坊间存书渐少，已经不易购得了。因而，把《大系》各书重翻一遍，精选一下，出版一套同样属于文学史参考资料性质、书价又比较大众化的小型选本，看来客观上是有需要的。

(三)其实，早在《马华新文学大系》编纂之前，大约是一九六七年初吧，我已为世界书局编过一套小本子的选集——《马华新文学选集》（一九一九——四二）。当时打算编出六册：小说二册，诗歌、戏剧、散文、理论批评各一册。后来由于书局方面决定扩大出版计划，改为编纂《大系》，这套小选集仅出了小说、诗歌、戏剧三种四册，便中止了印行。不消说，那几种已印出的小册子，也早就绝版了。所以，就某种意义而言，现在的这一套《马华文学作品选》，也可以说是前时的《马华新文学选集》的新版与续编。当然，编选工作是从头来过的，书的内容与体制都不相同了。

(四)本丛书所选录的作品，其写作的时代背景或作者的历史贡献，大多分别在《马华新文学简史》和《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中谈过了。但为了方便读者，新的选本还是特别增加了“作者简介”和“作品简析”两个项目。前者仅就所知介绍了一点作者的生平，后者略述有关作品的一二特点，有时则作几句注解或评说（这里的“简析”其实也还是“简介”的意思）。读者可从这些资料与《简史》及《初稿》二书彼此参照，互为补充，从而增进对于马华文学史实的认识。至于这两个项目的内容的更进一步充实，那是属于作家辞典的编辑人和文学艺术评赏家的专业了。

(五)本丛书的编辑缘起是十分偶然的。最初是我和董总成员李华联先生在新加坡晤面，聊天的时候，提及独中学生统一考试，近年出现过若干关于马华文学的试题，我说这类题目看似容易，其实是很难答的。因为学生们多数只是看了一两册文学史著，没有机会阅读到原始作品，对于作家作品印象不深，那就必然不够资料来做答案。不像中国的古典文学或现代文学，如李杜的诗，韩柳的散文，鲁迅、巴金、老舍、曹禺诸家的小说或戏剧，几乎随时随处可以买到，大家平日多少有了些接触，那么，答起考题来，拉拉扯扯，总会有些话可以说的。因而，马华文学史方面，至少应该有几册原始

作品的选本作为文学史著的辅助读物，否则学生恐怕要视这一类的试题为畏途了。我和李先生闲聊的是关于学生的考试问题，所以不觉对于马华文学部分多说了些话，实际上并不曾准备再来做这种对于我来说已经颇感厌倦了的编辑选本的工作。（我个人的计划倒是花三几年的时间来编写一册六十至七十年代的星马文学小史）没有想到李先生却把我的意见很快地向董总的有关负责人反映上去，而独中统一课程编委会的执行秘书陈清德先生更立刻作出决定，要我来负责这一套选本的编务；其间又派了董总出版小组的爱薇女士出星和我作了一次面谈，初步落实了这个出版计划。爱薇女士也表示出版小组的人员会抓紧排校、印刷等工作，如果交稿方面没有问题，全书八册，肯定可以在二年内陆续出齐。这样一来，我只好搁下个人的写作的小计划，把仅有的一点时间用来配合董总的这一项印书的安排。因此，如果这套小丛书能够顺利的推出，那可完全要归功于李华联先生的热心的促成，陈清德先生的明快的决断，以及爱薇女士等董总出版小组同人的通力合作，这是应该特别说明的。至于我自己，老牛破车，只能勉力而为，追随诸位干劲十足的壮年人的骥尾而已。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于新加坡

目 次

1. 出版前言	
6. 明天的太阳	杜 边
38. 重逢	杨 嘉
54. 风雨三条石	岳 野
108. 头家哲学 (五幕)	白 寒
166. 新生命	黄 毅
176. 败类	黄 毅

190. 开除

主 义

204. 打得好!

-- 根据本年七月二日金宝

发生的一件事而写

宋 人

212. 悬崖勒马

子 迅

226. 他并没有死

刘仁心

作者简介

杜边，艺名苏夫、拓夫、力一、许涯、丹鸣，原名苏仲人，闽籍。一九三六年南来，抗战时期组织“南岛旅行剧团”，从事话剧活动。沦陷期间在柔南山芭成立“抗日剧团”，深入群众，展开宣传工作。战后初期在新加坡另组“海鸥剧团”，呈献了一系列盛大的演出，同时积极帮助其他团体的排演工作。当时由他负责导演或协助导演的戏剧，计有《升官图》、《岛上夜曲》、《明天的太阳》、《新群魔乱舞》、《宝星》、《万世师表》、《结婚进行曲》、《野孩子》、《廿六个和一个》、《海滨渔妇》、《艺术与爱情》等十余出。一九四八年中离境赴华，现居广州。

作品简析

杜边的剧作，已出版者有《明天的太阳》、《野心家》、《宝星》等，目前见到的只有《明天的太阳》一剧。内容揭示侵略战争带给人民的无可弥补的祸害，许多受害者的不幸命运并不因战争的结束而得以改变。剧中女主角非非沦陷时期与丈夫刘萍失去联系，为了抚育幼女小平，降志辱身，操起卖笑生涯来，而且受尽黑社会的勒索欺凌，可谓度日如年。和平以后，她想重新做人，仍然遇到重重阻力，连和她重逢的丈夫也不能谅解她，最后只好服毒自杀，希望女儿小平跟随父亲，能够见到明天的太阳。

明天的太阳

• 杜边

地 点：马来亚某大都市

时 间：一九四五年。十二月

人 物：非非……过去是一个智识青年，现在沦落为私娼。

小平……八岁。非非的女儿

刘萍……以前是非非的丈夫，现在当穷记者。

陈自……颓废了的大学生。

吴春辉……什货店的老板。

流氓

阿娣

布 景：是交际花、也可说是私娼的一间华丽的房子。房子的正面略左，一个可望到远近市街和工厂烟窗的西式窗子。微风吹动了窗帘。映现出蓝色的天空闪动几点疏星和银色的屋顶上。右面那靠近草场的窗口，隐约可望到椰子树的叶尖在日光中摇曳；左前方走廊和扶梯的小门上，挂着艳丽的门帘，模糊中可看到扶梯口走廊里微弱的灯光。右边的窗口下略靠内，是一张铺盖着枕头被褥，多么整洁的新式睡床。床的两旁躺着两张小沙发。靠内的小沙发和房正面靠右的新式化妆台之间，置有一架留声机。化妆台上，不用说是雪花膏，什么同丹康呀，香水呀，香

烟呀，应有尽有。房正面的窗子靠左，一盆艳红的鲜花和那缠绕着花架的青草，尽情地在卖弄着青春的美色。花盆和小门之间，也许是为了打情骂俏的方便起见，一张长沙发，两张小沙发，一张圆台子，痰盂都堆积在一旁。只有那孤单单的衣架，蹲在门的左旁。那墙壁上的明星照片，天花板上的新式电灯和床头的电钮都说明这房子里的主人，是一个浪漫的摩登女郎。最使人注目的，是那化妆台的大镜子上的墙壁，同样地用那很精美的镜框子装挂着一首诗：

牢 狱 草

鬼哭，神号。

还有那

铿锵的铁链声响，

断头台上的哀鸣；

恐怖的黑夜，我

没有丝毫的畏惧，逃避。

让那狰狞的血口，

吞吃了我底活命！

天快亮了，

你该忘记我，

快带着，这

新的生命，

走上新的道路

去！

去迎接明天的太阳！

一九四〇年于牢狱里。

开 幕：留声机正在唱着《夜半歌声》。陈自带有几分醉态斜坐在台左正面的小沙发抽烟喝酒。非非把半个屁

股坐在陈自小沙发的靠手上。小平坐在右前方的小沙发。一面看画报，一面吃鸡臂。圆枱上排着几盘佳肴和酒瓶，有装着酒的酒杯、香烟等物。新式床上排列着一套抽鸦片的用具。左面和正面的邻居，传来了赌“天九”“十二支”“麻将”之类和抛铜镗、毫子、新纸币的声音。远处的电车、汽车声和吵杂的人的讲话声、男女笑声、若断若续，直到剧终为止。但这些声音应严格的保持不妨碍剧中的对话。

- 陈 自：（以下简称自）怪讨厌的什么《夜半歌声》，你怎么会喜欢听它呢？（把面前的一杯酒拿给非非，自己也拿了一杯。）非非，我们干杯吧！（自己干了）
- 非 非：（以下简称非。把酒杯放回枱上原处，无精打采地。）你这个人，酒一喝醉了，什么歌都不听了，又说什么“怪讨厌”啦！我也曾听你唱过的呀，尤其是在日本时期，我们同居的时候，你不是说过，因为我喜欢这支歌，你也喜欢唱吗？（问小平）小平，把它停止起来，别唱了。
- 小 平：（以下简称平）哦！（走向留声机旁，把留声机停止了，对他们俩疑问地溜了一眼，坐回原位。）
- 非：你们男人什么东西，都是迎新弃旧的。
- 自：他妈的，要唱么你就唱，不必讲得一大堆废话，人家一心一意是要来找快乐，找开心的，并不是等你发牢骚的呀，姑娘，小姐！（很神气地又喝了一杯酒，用力吸几口烟。）
- 非：（站立）呵！该死，得罪了先生，（慢步向化妆枱去）真该死，我倒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我不过是给人家找快乐，找开心的人而已。（顺便到化妆枱上抽一支香烟，慢步到右内方的小沙发坐下。）

喂！那么我（眼望着烟圈）的快乐向那儿找呢！

（小平开始对他们俩表示担忧，无心吃鸡臂了。）

自：（再干了一杯，用力地放下杯子，站立，用力的吸烟。向正面的窗口拖着醉步。半面向窗外，斜靠在窗槛上。）真要命！这个世界，到处是这样冷淡淡的，没有一个地方是安乐的，真是沙漠一样的寂寞！（拖着醉步，回椅子旁边；再倒一杯，干了半杯。）哈哈……只有酒，只有酒，（高举剩下的半杯眼对着杯凝视片刻）酒，酒！我爱你！（干完了那半杯。）哈哈……只有酒，只有酒，（兴奋地再斟酒。举杯。）今朝有酒今朝醉！（干杯）哈哈……（非非表示若无其事，抽她自己的烟。小平忙把鸡臂丢掉；不断地看着他的醉态，有些害怕，偷偷地转眼看非非。）

自：（走到化妆枱前面抽香烟，仰头望壁上的诗歌，以烟指着诗歌。）又看到你，（长叹）“鬼哭，神号，还有那，铿锵的铁炼声响，断头台上的哀鸣，恐怖的黑夜，我没有丝毫的畏惧，逃避。让那狰狞的血口，吞吃了我的活命！天快亮了，你该忘记我，快带着这新的生命，走上新的道路，去！去迎接明天的太阳！一九四零年，草于牢狱里。”（长叹，打呃）简直是鬼话，（狂突）鬼话，（转身向非）连篇的鬼话。这一套把戏，当我在大学的时候，也曾是玩过的，不必再骗我了。（无意识地笑，走到非的沙发旁边，把半个屁股坐在小沙发的靠手上；两手作抚摸非非的两肩的姿势。）我的非小姐呀！

非：（愤愤地起立，走向左边的小沙发靠手旁。）我不过是给人家找快乐，寻开心的人罢了。

自：（追上非的身旁）就算我讲错了话，小姐，我的二夫人，别生气吧！

非：（走向枱中新式床和尾段坐下。）你既然是来找快

乐的，就找你的快乐好了，还多讲些什么废话哩？

自：（埋怨地）人家好心好意和你赔不是，我迫一步，你跑两步，还有什么快乐找呢？（走向非的肩背后。）非，我看你近来对我，越闹越不像样了，大概你搭上了什么大头家了，看我们这种小商人不在眼中了吧。（略微向左踱步。）就是当天做起了大头家娘，也该回想在日本时期我们同居的时候，我曾是怎样的热爱过你哩；（狞笑）也该回忆一下，从前带着小平到处流浪，无倚无靠的时候是多么悲惨啊！当我们同居共聚一家的时候，是多么快乐自在呀！还是你自己不争气：整天要为了小平和我的太太吵闹，不然，今天还不是堂堂的上海大学生，陈自先生的第二夫人哩。

非：够了，够了，陈自先生，上海标准的大学生，感谢你的好意。过去了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请你不要再提起好了。

自：是的，怪不得，这也是一件很伤心的事，谁也不愿意去回忆它的，要是当时忍耐一点，做了我的第二夫人，只要对我的太太退让一步，这不是多惬意的事呀！一来可以保持多么尊贵的“女学生”三个字的美名，二来不必今天落得一个所谓“私娼”的臭名。（小平难过，转面向外，把画报遮着面。）

非：（刺激地站起）喂！当心点儿，别欺人太甚！……醉鬼！流氓！你侮辱我，我还是一个神圣的女知识青年，我不能忍受这样的侮辱，滚！你替我滚！马上滚！我和你没有关系。

自：哈哈……笑话，笑话，简直……

（左门外有争吵的声音，自，非，平，注视左门外。）

婶声：别进去，有头家在房间里。男声：不要进去，三百块钱拿来呀！）

阿 婶：（以下简称婶。匆惶上。小平怕。站立。）姑娘！

不好了！前几天才拿去一百块钱的那几个流氓，今晚又来了，他们争着要进来，我拦住他们在走廊里，不允许他们进来，但是，他们说：不要进来，一定要三百块钱才能了事，那可怎么办呢？

非：为什么他们这样不讲理呢？前几天才拿去一百块，今晚又要三百块，他们该明白，我们是出于不得已，无可奈何的呀！

婶：他们那里管得了你这许多事，他们最紧要的，就是钱。

非：（失了主意）这个月的房租钱，家私租钱，还有你的工钱都还没有给哩，那儿来得钱给他们呢？……你还是告诉他们慢几天才来吧。哼！（旁白）这批家伙，在日本时代狐假虎威，今天是太平了，也不时同样地作威作福！

婶：姑娘！我不敢去告诉他们，他们每一个人是那么凶恶，我不敢挡他，还是你去吧！

非：（索性脱下颈项的金链。）我不愿意跟这些流氓讲话，现款这里没有了，你把这串项链给了他，你告诉他们，要什么，尽量来拿，我这里最后还有一条生命哩。

婶：（接过项链拿在手上瞧瞧。）这项链恐怕不值三百块吧！

自：（从婶手上夺回那串项链丢在床上，从自己袋里拿出三张新纸币来。）拿去！告诉他，要钱么尽管来拿，但是要看人，看地方。假如他们继续的这样野蛮下去，虽然政府没有方法治他，我可有方法治他；我可以把他们这种野蛮的行为和他们在日本时代的作恶，都在报纸上告诉全社会的人士。叫他们要当心点儿，听到了没有？……

婶：好的，多谢头家，我一定把头家的话告诉他们。（由

左门下。)(非，精神上感受到剧烈的刺激，斜坐在床沿，仰天流泪，索性地伏在床上痛哭。自，表示精神上的胜利，惬意的抽烟，喷着烟圈儿玩。踱着醉后略醒的方步。小平悲伤流泪，丢掉画报走向床沿，抚摸着非的头发。)

平：妈妈！别哭啦！妈妈，别哭了！（自己伏在床沿，放声大哭。）呜……呜……呜妈妈！呜……呜……呜……妈妈……

非：（起身，拭泪，装笑脸。拉小平靠自己的身旁。）小平，小乖乖，你哭什么，你看，你看（假笑）妈在笑着哩（抚摸平的头发。）妈爱小平，小平是妈的生命，妈没有小平就不会活了，小乖乖，别哭了。（平，拭泪抽噎。）

非：小平，你生气妈妈？为什么不听妈的话呢？你喜欢妈，爱妈妈？

平：（拭泪抽噎）爱！……我……爱妈……我喜欢妈……

非：（抚爱）你喜欢妈，你爱妈，就要笑给妈看，你不笑给妈看，妈要去死了，不要小平了。

平：（伏在非的膝盖上，顿脚抓衣大哭。）呜……呜……呜……不要……不要了……妈妈……妈……妈……

非：（慈爱地）好，好，好……不要……不要妈死，就笑给妈看。

平：（含泪微笑）妈呀！我笑了。

非：（不自禁地，掉下泪来。）可怜，没有爸爸的孩子。（转笑）妈妈不哭了，你看画报去，病好了，明天该去读书了，（整理平的头发。）要是你爸爸还活着，这是多么难堪的一件事呀！（叹气）小乖乖，看画报去吧。

自：（拿起床上的金链，挂在非的颈项上。）别难过了吧！非，就算我不对，也不必发这样大的脾气呀！

（平退回小沙发旁，揉了揉眼睛看画报。）

非：（不得已地微笑。）谢谢你，陈自先生，你可要在我的身上找什么快乐呢？快说呀！

自：（两手摸非的肩上。）别说了，别说了，看在以前夫妇的面上，算我讲错了话，别再骂我好了。请装一口鸦片，让我玩一玩，解醉，解醉吧！

非：（勉强的殷勤。）这一门的手法，确实我还没有学会，请你原谅我，你自己玩好了，让我唱一支歌儿给你快乐，快乐吧！

自：（拉着非的手。）喂！别再提起那两个字好吧，（亲非的手。）好，好，你唱歌，让我玩一口鸦片。（斜靠床上，面向外，装鸦片。）

非：（走向化妆枱。抽香烟，对镜整理头发，仰头凝视那壁上的诗歌，长叹。）鬼哭，神号，还有那，铿锵的铁链声响。断头台上的哀鸣，恐怖的黑夜，我……

自：喂喂！这个鬼歌，我可不听，这是你的鬼丈夫的歌，不是我喜欢听的。

非：（怀念，憎恨。）嗯！

（非，走向窗口，向四面眺望，若有所思，缓慢地转身向台中。感情，悲切地唱《春风野草》。小平到床沿看自抽鸦片，口里跟着哼。《春风野草》快唱完的时候，她带着木盘收拾圆枱上的杯盘等物，抹枱下。自，跳起身来到留声机旁，选了一片属于交际舞的留声机片，给留声机响着。）

自：（装请舞女的姿势。）我的非非，让我们再度那同居时候的夫妻生活，跳跳舞，大家解闷，解闷吧！（非，心不在焉，呆呆地跟着自跳起交际舞来。）

平：（拍掌）哈哈……妈妈跳舞，好看呀，妈妈跳舞。

自：（跳舞）他妈的，小丫头，为什么不说爸爸跟妈妈跳舞呢？难道我没有养过你吗？

平：（开张小手的五个指头，以拇指对着自己的鼻子装鬼样，表示不服气。）

爸——爸。谁是我的爸爸，要是我有爸爸，哼（低头坐回小沙发，无精打采的。）

（非，舞着，悲伤流泪。）

自：（觉得无趣似的，停舞。）干什么呢？又哭了。（停止留声机。）女人的泪，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便宜哩。

（非，垂头丧气，走向床沿坐下。）

自：（走回非的身旁，面向平。）哦！我想到了，都是你这个小丫头不好，（走向平，打平一个巴掌。）都是你的嘴不好，说什么爸爸，爸爸。伤害了你妈妈的心。

平：（张着小眼睛，搓着被打的小嘴巴，看看陈自，又看看非；忍耐着不敢哭，恐怕哭了会引起他们的争吵。）

非：（拭着泪，上前向陈自。）我们并没有靠你吃饭，你有什么权力打我的孩子呢？

自：是的，我本来不该打她，但是，正为着你哩，我不忍看你悲伤。

非：（忍耐着）我的悲伤是命运在玩弄，与你无干。

（平，偷偷拭泪，避免他们俩的冲突。）

自：（清醒地懊丧，拖慢步于台左。）我正为了爱你，倒偏偏使你对我的误解和埋怨。老实说，假如我只是为了嫖妓或找开心，找快乐，我不必这样子自讨苦吃。你骂我酒鬼，流氓；甚至下流的咒语；果然是，我相信我是不顾一切而沉醉了，过着梦一般的生活，没有理智地向人生开玩笑，这可说是由于我的家庭

环境所造成的。但，我不想征服这家庭的恶劣环境，也不想改变我自己，因为我感觉到这样子的生活下去，精神上是比较快活些！但是我对你到底是存着同情和怜悯的心哩！

非：（冷笑）哼，好像你这样的一个人，有钱有地位，爸爸留下了财产，家里有钻石夫人，自己又是一个大学生，不尽情地挥霍，又等待何时呢？

自：这是真话，好像我这种人，谁也不敢动到我一支脚毛，只有你敢骂我。

非：不错呀！要不是我这种给人家找快乐，寻开心的人，谁敢骂你呢？

自：这，这倒是老实话，谁也不敢像你狠狠的咒骂我，就是上至我的爸爸妈妈，下至我的结发夫人也未曾有过。

非：（苦笑）世界上的事情所谓巧妙就在这里，要是我不骂你，还有谁人来骂你呢？

自：那么你既然了解这些，就应该知道我对你是很大的退让，是因为我对你有一颗同情和怜悯的心呀！

非：哼！同情，怜悯；不管你的内心是蕴藏着怎样的同情和怜悯；可是，你对我的动机，不过是存着满足个人的私欲罢了，还有什么其他更新的花样呢？

自：书本我读了不少，世界也看得很多，但是我可不了解你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旁白）私欲，同情，怜悯。

非：就是因为你不了解，我要你了解。

自：（急促）非，我爱的非，让我到银行里再支一笔款子来；最多不是几张牙兰给他抵押，让我们另外再布置一间幽雅的洋房，再也不让我太太知道了；同时我也不追究你的一切，我们再来一次同居，小平我们也带去，好让我慢慢来了解你所说的话。